

本報專訪上海首例出院重症H7N9患者楊學成



楊學成接受本報記者獨家探訪期間，其孫不時爬到他身上撒嬌。本報記者羅雅蘭攝

禽流遺禍

一場突如其來的H7N9禽流感讓民眾聞「禽」色變。對普通人來說，H7N9禽流感或許僅僅是心頭的陰霾；但對於感染該病的患者而言，在「鬼門關」前的垂死掙扎，卻是不堪回首的噩夢。現年66歲的楊學成，是上海首例康復出院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重症患者。他日前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憶述從病魔手中死裡逃生的經歷仍心有餘悸。然而，患病期間最接近死神、也是最需要家人支持的那一刻，為了親人的安全，曾任兵團連長的楊伯咬着牙對妻子說：「請你離我遠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雅蘭、沈夢珊、孔雯瓊

楊學成家住上海市近郊寶山區呼瑪二村一棟6層舊式住宅的一樓，居住在這裡的大多是當地退休人士，小區環境清靜，無法讓人想像這裡就是楊伯發病地點。「如今能康復出院，就像重獲新生一樣！」楊學成見到記者時感嘆道。楊伯是上海首例康復出院的H7N9禽流感重症患者，在此之前，上海僅有一名輕症4歲小童成功治癒。回望從患病到出院那可怕的19天，楊伯數度哽咽。

病初似感冒 誤診致病情惡化

據楊伯稱，3月31日他剛與家人從上海遠郊掃墓回來，晚上感到頭暈、怕冷，好像還有些發熱。這時正是冬春交替感冒高發季節，楊伯只是吃了感冒藥就上床睡覺。儘管被蓋得嚴實，卻整晚發冷。翌日，楊伯的體溫已升至39.2度。又捱了一日，在家人催促下，他前往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呼吸科就診，醫生僅開了普通感冒藥，可是3日後，情況未見好轉，高燒不退且伴有咳嗽。再度求診時，胸腔CT的拍片結果顯示，楊伯患有嚴重肺炎。4月4日晚，楊伯被隔離觀察。當晚，楊伯高燒40攝氏度並伴有腹瀉，醫院為他配上呼吸機。

4月5日晚，楊妻接到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打來的電話，「目前楊伯的血液樣本已經送到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檢測，檢測結果翌日中午12時電話通知家屬。」對方說。4月6日中午，上海市疾控中心告訴楊妻檢測結果：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陽性。

與此同時，楊伯以確診H7N9禽流感重症患者的身份，從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觀察室轉至金山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

心，這裡是上海收治禽流感病患的定點醫院，他被安置在一間單人玻璃病房。主治醫生告訴楊伯，只有重症病人才入住玻璃單人病房，若是身體略有好轉，便會轉往大病房調養。

憂親人安全 寧願孤身戰病魔

剛住進來的第二天，楊伯便經歷了隔壁病房一名患者突然去世的情形：「隔着玻璃，我看見醫生的動作漸漸慢下來至停止，最後，一群身穿防護衣的患者家屬陸續來到病友的房間，不一會兒，門外傳來了陣陣哭聲。」楊伯說，「那一刻，我感到與死神是如此的接近，並第一次想到死亡，或許我真的會死去！」病友離世帶來的恐懼，令他一夜未眠。痛苦、煎熬、焦躁，一波波衝擊着他的心。他說，這一夜的心事，比半輩子想得還多。他想到更多是在家心急如焚等待消息的妻子。

在被隔離一天晚上，楊伯對前來探望的妻子說：「你還是離我遠一點，我不能讓你傳染上這樣的病，如果你也感染了，這個家怎麼辦？這個家還需要你來支撐，孫子和孫女也需要你來照顧。」講完這番話，楊伯看到，妻子是強忍着眼淚。

若自己真的走了，對妻子甚至家裡是何等重大的打擊？他幾次想流淚，可曾任兵團連長的楊伯咬咬牙逼退了軟弱。楊伯年輕時曾插隊新疆，在建設兵團一待就是10多年，屯墾戍邊，這個硬漢扛下一切，如今頭髮雖白，但也要扛住病魔的折磨。當晚，楊伯像往常一樣和妻子通了個電話，訴說自己的狀況。雖然心情已較以往有了很大的波動，但他並沒打算把病情告訴妻子。

死神逼近一刻 滬漢語妻：離我遠點



楊學成居於上海市近郊的寶山區呼瑪二村。本報記者羅雅蘭攝

楊學成憶述從病魔手中死裡逃生的經歷時，仍心有餘悸。本報記者孔雯瓊攝

生死間見真愛 謝妻無私付出

在本報記者專訪楊氏夫婦當天，距離楊伯出院已有一周。在約50多平方米的楊宅內，楊妻忙著為大病初癒的楊伯煮湯。3歲的孫女不斷要求爺爺抱，但被楊妻拉開了，免得她干擾楊伯，滿屋瀰漫着一股溫馨。楊伯看着這一切，嘴角總是不經意浮現出微笑。患難見真情，經過H7N9禽流感這一疫，楊伯說從心裡感激妻子對他和家庭的無私付出，同時亦感謝醫護人員在他患病最無助時對他的醫治和關懷。

遵妻指示 楊伯散步健體

楊伯說，現在他的體質越來越好，受訪前一天過馬路時還帶着小跑。記者也留意到，在採訪的兩個多小時內，楊伯沒有一點咳嗽。不過，楊伯仍然遵循妻子的「指示」，盡量避開人多的場所。每天下午，楊妻都會牽着楊伯，在附近的綠化帶散步。楊伯說，原本包辦全部家務的他，目前已由妻子將家中瑣事悉數攬下。患難之中方顯真情，生死之間才見真愛。當談

到是何股力量支撐她獨自面對這一切時，楊妻有些靦腆，「到了關鍵時刻，作為妻子是肯定要挺身而出的。」她想起丈夫在隔離治療期間，雖然家屬不能探視，但是她寧願搭幾小時的車，趕到醫院附近走一走，她感覺這樣離楊伯更近一些，更為踏實。提到妻子，楊伯內心的感動也一覽無餘，「從入院到出院，為了子女和家人的安全，由頭到尾都是妻子一人在奔波，我覺得妻子非常不容易，只有經歷過生離死別，才能體會得到箇中辛酸和不易。」

劫後餘生 學會坦然面對

經此一病，楊伯說，他的心態有了很大的改變，學會了寬容，懂得了知足。住院期間，「我過去常常抱怨家裡不寬裕，現在想想，一家人相守，健健康康才是最寶貴。」曾經害怕感染H7N9禽流感後，擔心自己或家人會遭他人歧視，如今已坦然面對。楊伯稱他已懂得了知足常樂，每次聊到劫後餘



4月18日，楊學成(中)在醫院門口與醫務人員合影留念。資料圖片

生，得以與親友再次相聚，他的嘴角總是不經意浮現微笑。「如果小孫女將來想成為一名醫生的話，我一定會百分百支持她！」楊伯說，「若不是那些醫生，我就變成死亡案例了！」楊伯回憶，在他隔離治療期間，有位主治醫師無論工作多忙，都會抽空來病房與他聊天。雖然只是普通的對話，但對於病重又無法見到家人的楊伯是何等的慰藉。



楊學成隔壁樓上有人用鐵籠(紅圈所示)養鴿。孔雯瓊攝

「一餐食兩饅頭，我知病好了」

就在這個晚上，楊伯的高燒就基本退了下來，這或許是這一天內唯一的好消息。日子一天天過去，楊伯病情似在漸漸好轉。原本每日需要打超過20小時的點滴，藥量也開始減少。被隔離的第三天，楊伯從玻璃房轉入大病房調養。「剛開始我一口飯都吃不進，一吃就嘔吐，到了第2天，能夠勉強吃了一些，第3天吃了8碗白粥。」有了食慾，楊伯暗暗鬆了一口氣。「當我的食量逐漸增加，直到一頓飯可以吃兩個饅頭時，我就知道我的病好了。」楊伯說。

樓上養鴿戶 疑感染源頭

4月18日，楊妻獨自一人來到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接回大病初癒的楊伯。相隔12天，楊妻終於再次見到面容疲憊蒼老的丈夫，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楊伯至今仍弄不明白是如何感染H7N9禽流感的，因為他已經退休，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平時煙酒不沾，更無飼養鴿。若要追根溯源，在楊妻看來，最有可能的就是樓上飼養鴿的住戶。據說，該戶居民平時喜愛飼養信鴿，一窩大約50隻。若是發現有死鴿，便直接往窗外扔鴿屍。

3月31日高燒流涕，4月1日上海市六醫院初診，4月2日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診，4月3日轉院隔離治療，4月10日痊癒出院。在短短的11天裡，4歲的小李立化名經歷了人生第一場重大考驗。與其他病患不同，隔離治療期間，由於考慮到李立年紀太小，母親被允許陪在身邊，照顧其飲食起居。晚上，小李立睡在病床上，媽媽就睡沙發。所幸小李立並沒有再表現出任何不適症狀，甚至每天還能在病房裡跑動嬉戲。4月8日至9日的檢測中，小李立連續兩天送往疾控中心中心的鼻咽拭子都為陰性，經審批同意其出院。小李立的健康出院，總算讓人鬆了口氣，說明人感染H7N9禽流感後，並非都是死亡或病危，同時也有輕症可治癒案例。此後，果然又有好幾例患者相繼康復出院。

醫療費過萬 楊家盼資助



楊學成出院後服用的藥。孔雯瓊攝

楊伯逃過鬼門關，對楊氏一家來說可是莫大的喜訊，不過，現在唯一令楊家憂心的是醫療費。據楊妻說，楊伯進出兩家醫院的大半個月，楊家墊付醫療費超過1萬元人民幣，對於這個退休人士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對於政府表示H7N9禽流感可以納入大病醫保，享受大病減免報銷政策，楊妻表示心中茫然，不知何時才能報銷。

據上海市衛計委規定，參加該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如成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患者和確診患者，其門診、住院就醫費用予以報銷補償。在市級醫療機構治療的確診病例，可以執行區級醫療機構的報銷比例，並享受大病減免報銷政策。H7N9患者 相信可報銷 上海市衛計委要求，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出院時，其醫療費用的新農合報銷部分由醫療機構直接墊付，患者只需支付自負費用，新農合經辦機構要及時與醫療機構結算其墊付的報銷資金。對於楊家的醫藥費報銷問題，上海寶山區呼瑪二村第七黨支部書記楊杏娣表示，相信當地政府會按規定給予解決。

